

雙 簧

郭沫若等著

東方文藝叢書之二

雙 簧

東方文藝叢書之二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廿五年十月一日初版

1——2000 實價大洋一角五分

著 作 人	郭 沫 若	等
總 經 售 處	聯 合 出 版 社	社
經 售 處	廣 州 新 民 書 社	店
	北 平 朔 風 書 社	店
	開 封 中 國 廣 告 社	公
	漢 口 華 中 公 司	司
	香 港 九 龍 書 店	店
	重 慶 今 日 合 作 出 版 社	社

雙 簧

這是一九二六年的雙十節，北伐軍攻破了武昌城的一段插話——

北伐軍在圍城四十天之後攻破了武昌，生禽了劉玉霄陳嘉謨，又恰逢着國慶紀念日，漢口民衆的熱狂真是到了一百度以上。

漢口的青年曾在幾天前早就決定下了在雙十節的

晚上敦請政治部的主任鄧演達去作講演的，該會的執事們在遍街貼着紅紙金字的佈告招誘聽衆。但到了雙十節的那天晚上來，鄧演達因軍事上的勞頓，又因還有別的事務不能分身，他便叫我去代理。

青年會的人最後來催的時候已經九點鐘了，我便把當時宣傳科的組織股長李鶴齡拉着，一道去代理演講。

到了青年會，因為預定的時間早已過了，立地被引上了一個大講堂，在那兒已經塞滿了無數的聽衆。

剛好在講壇靠壁的一排靠椅上坐定，由迎接我們來的一位人（大約是幹事）向着另一位在壇上司會的高長大漢，驕着頗像西洋人的，打了一番耳語之後，司會者略略向我們目禮了一下，便宣佈開會。

這司會者不僅風格像西洋人，連說話的聲調也是西洋式。

「兄弟，現在，宣佈，開會。讓我們大家起立，讓我們唱讚美歌。」

大家都起立了，讚美歌的號數當得是先決定好了的，壇下右側的前兩排都是坐的女生，其中有一位年長者步到右隅斜橫着的一架大風琴前坐下，奏起了樂譜來，歌聲接着唱出。

讚美歌唱畢後，司會者又開始祈禱。祈禱過後又作開會辭。那開會辭是很嚴重的，而且很雄辯的。大抵青年會幹事都是雄辯家，他們那犀利的口舌真是他們犀利的武器。

開會辭頗長怕支持了有三十分鐘。全辭自然是不夠記憶，但那主眼是在孫中山乃基督教信徒。

司會者說：「北伐軍打破了北洋軍。但北伐軍的將領們是誰的信徒呢？是孫先生的信徒。孫先生是誰的信徒呢？是我主耶穌的信徒。所以凡是信仰我主耶穌的便得到最後的勝利；北伐軍的勝利是我主耶穌的勝利。」

接着用最上級的讚美詞稱揚着鄧演達，說「他這位革命偉人像美國華盛頓，法國拿破崙，是中國空前

絕後的人物。」但一轉語仍不外是鄧演達是孫中山的信徒，孫中山是基督的信徒的三段論法。

司會者又說到鄧演達的因為勞瘁不能到場，他說他是抱着沒大的遺憾，他「將要在另一個機會上去請這位革命偉人來抒他的革命偉論。今晚上只好聽聽我們這位革命偉人所派來的代表向我們演說。」

於是他便指揮我去演講，演台下一遍狂濤般的鼓掌聲。

目前的儀式本來是基督教所固有的，論理並不稀奇。鄧演達在當時以一身而兼三主任，總政治部主任湖北省主任，總司令部行營主任，名實相符地有「三頭六臂」的神氣。青年會的那位大幹事要稱為「空前絕後」的「革命偉人」，要請他來演講以廣基督教的宣傳，要因他之不能親來而抱着無限大的失望，要看不起像我這樣的無名小卒，自然也是萬分在理的。但是當時是在「國民革命」的高潮期中，而當時的指導精神之一是「反對文化侵略」即是反對基督教的。我

自己未到場之前心裏滿以為青年會是為革命的勢力所
僱，所以才請老鄧來演講，縱使有意利用，但總會通
融一些，把所有一切形式上的儀式免掉，免得演講者
作難。殊不知一到演場來，才是這樣的一個嚴陣。司
會者以十足的基督教意識逕直把我當成了一匹贖罰的
羔羊拉到這樣嚴重的基督教的軍門來做燔祭。他說你
是耶穌基督的徒孫，或者徒曾孫，你的革命的勝利是
耶穌基督的勝利；你一個打着「反對文化侵略」的旗
幟的人，不怕僅僅是一名小卒，看你怎麼處？司會者
對於他的宗教自然負有宣傳的責任，但你對於當時的
「革命」不是也負有宣傳的責任的嗎？別人對於自己
的責任遵守得那樣的忠誠，宣傳得那樣巧妙，而你就
只能夠成為一條贖罪的羔羊，白白地就讓那巴利塞人
加上柴火？

一入場以後，聽着唱讚美歌，聽着司會作祈禱，
致開會辭，我自己惶惑得啼笑皆非，苦於無法對付。
鶴齡似乎也和我一樣的惶惑，時時以含怒氣的眼睛望

着我，是問我：「究竟怎麼辦？」我的眼睛一直沒找着答話來的時候，司會者已把開會辭講完，揮我去講演。

狂濤似的鼓掌聲終竟把我這匹羔羊逼促着走到壇前。

就在在寫文章的途中突然有妙意飛來的一樣，在我向着司會者和聽衆致了敬禮，燭柴正要着火的時候，我却得了一番天來的惠雨。

我先對聽衆說，「我自己的正式的演講要留在後面，在講演之前還得行一次儀式。剛才司會者某先生所行的儀式是基督教的儀式，某先生是基督教徒，自然要行基督教的儀式。但我們是革命軍人，我們革命軍人在演講之前也是有革命的儀式的。這儀式是要推一個主席，由主席宣佈開會，讀總理遺囑，默哀三分鐘然後才落到我的演講。我們現在就先推李鶴齡同志爲主席。」這樣一提出聽衆逕直熱狂的鼓掌聲來報答我。鼓掌聲比前兩次的更高更長，就像始終不肯止

息。滿場充滿着和惠的眼光，我知道聽衆已經完全是我的。一直到鶴齡起來對大衆宣佈開會，大家才肅靜了起了。

鶴齡本是極機變的人，他做着臨時主席把開會的程序執行如儀，於是又才揮我去演講。

又是一陣狂烈的鼓掌聲。

我的講演怕有五十分鐘的光景，詳細的語句自然是不能記憶的，但大概的主意是還留在腦裏：因為關於這一方面的我自己的思想和客觀的事實至今還沒有改變。

我說，我自己是深能了解耶穌基督和他的教義的人。新舊約全書我都是讀過的，而且有一個時期很喜歡讀，自己幾乎到了決心去洗禮的程度。但我後來爲甚沒有受洗禮呢？是因為我恍悟到了我們中國人沒有再受洗禮的必要。自鴉片戰爭以來的我們中國人，自生下地來，已經便是基督教徒，而且一輩子都是實行着基督教義的。譬如，基督說，你要愛你的鄰人，甚

至愛你的敵人。有人如要剝你的外衣，你索性便奉送你的內衣。有人要打你的右臉，你索性更讓他打你的左臉。這些愛的教義，我們中國人一直不假言說地是實行着的。怎見得呢？有人割去了香港，我們索性更讓他租借九龍。有人奪去了安南，我們索性送他一條滇越鐵路。有人佔領了朝鮮，我們索性奉送以滿蒙。我們中國人真正是比任何基督教徒還要基督教徒。基督說：你要積天上的財，施舍你地上的財。有錢的人想進天國，比駱駝想穿過針眼還要難。我們中國人呢？那是把地上的財老早拋得一乾二淨的了。銀行，礦山，鐵道，郵政，內河航業，內海航業，工廠，商場，……凡是可以生財的產業，沒有一樣不已經拋得精光。我們中國人大家都瘦得來像一條線了，天國的門不怕就只有針眼那般大，我們是已經充分的資格穿過去的。」

我盡力說了一番隔的理論，大大地受了聽衆的歡迎，笑聲，掌聲，轟隆地不絕。

我最後是如那位魁梧的司會者之稱鄧演達爲「革命偉人」一樣，我稱之爲「基督教偉人」。我說他以中國人而又信奉基督教，那是雙料的基督教徒，怕比基督還要基督。不過，我可惜他是局在了漢口，猶如基督是釘在十字架上，不能發展他的大才。他應該是往倫敦巴黎紐約東京那些地方去，讓那些地方的「駱駝」充分地縮小起來，可以「穿起針眼」。

說得大家又哄堂大笑，我在熱烈的鼓掌聲中把講演作結。

「基督教偉人」委實是一位魁梧的「基督教偉人」。他乘着我把話講完了，便又向着聽衆廣續致詞。

他這次特別恭維起我來，說我是一位「空前絕後的」——又是一個「空前絕後的」——雄辯家。然而我之所以善於雄辯，是因爲我是「中山信徒」，而中山又是基督信徒，所以要「請大家要信仰基督，才能有這樣的雄辯。」

這次倒把李鶴齡惱殺了，我的演說是容氣的隔，

鶴齡於是便也開始演說起來，他是率性不客氣的不隔。

他說，中山的信教是他早年的事體，他一生教人革命，却不曾教人信教。宗教是怎樣的東西，是怎樣害了中國，是怎樣和革命不能兩立，而一些吃基督教飯的騙子是怎樣胡說霸道，東扯西拉，當場便是證據。他以他那從巴黎練習回來的廣長舌，滔滔地捲了一個鐘頭，說得那位司會的「偉人」實在有點難乎爲情。

接着鶴齡又叫聽衆起立，唱國民革命歌。

那簡單的國民革命歌，自從北伐軍入了武漢以後，早就是傳遍了的。鶴齡一提頭，幾乎滿場的人都合唱了起來，連那位彈風琴的教會出身的女音樂家也把那簡單的樂譜伴奏了起來。

接着是高呼口號，鶴齡喊一聲，聽衆也跟着喊一聲。他喊出「反對文化侵略的基督教政策！」的時候，左手最前面排的教會女生們似乎應和得特別高，她

們就好像一向受人欺負，今晚才得到機會要圖報復的一樣。

口號一喊完，在無數的萬歲聲中熱狂了的羣衆像潰了隄的海潮向會場外湧去。

「偉人」這才張皇起來了，帶着哀願的聲音高叫着：「請大家沒忙走。我們還要做祈禱，還要讚美歌啦！」

羣衆中只聽有人在叫着：「要什麼祈禱！要什麼讚美歌！不唱了！不唱了……」

真的想挽回那既倒的狂瀾，只有我們的力量才能夠。

一九三六年六月四日夜追記

原书空白页

三個工兵

「一二八」那年的二月廿二黎明時，凝凍的空氣在不絕的大砲聲，步鎗聲的威脅下戰慄着。內田伍長在最前線的「破壞據點」，對着頭載鋼帽的鐵菩薩似地站在他臉前的三個農民出身的工兵北川，作江及江下，用習慣於命令的微帶抖顫的亞鉛聲說：

「廟行鎮非攻下不可，前面那鐵絲網一定要炸毀

，讓我們的大隊衝過。這裏距離鐵絲網三十二米突，遠了一點，敵人又非常迫近，我們把破壞筒帶去放在鐵絲網下以後再從這裏點燃導火線是來不及的。你們曉得，這樣試過了幾回，各班都失敗了，我們這一班也失敗了，沒有一次成功。現在只有一個辦法：把導火線切短，在這裏點燃後帶去！完了。」

北川的嘴邊微微地起了一回痙攣；作江和江下兩人心裏怔了一怔。他們都意識到這是「死」的命令。三十二米突，扶着點燃導火線的笨重的破壞筒前進，來得及跑回嗎？還要把導火線切短……

一切都在極迅速而且準確的動作下預備好了。破壞筒的導火線也切短了，約莫三十釐。北川眼裏放出不滿意的閃光，向內田伍長一瞥，心裏想——破壞筒的導火線是完全靠得住的，不會在半途消滅，為什麼一定要切得這麼短……

「預備！」伍長那冷酷的亞鉛聲阻斷了北川的思想。他又不滿意地給與伍長一瞥，機械地地和作江，